

Name: 潘敬鏗

Country: 香港

文明隕落

生產力過剩，消費市費免不了續漸萎縮，然而高昂的租金又冷酷地搶奪了一整月的收入。沿中環至筲箕灣的電車路軌走，別過多少幅「租貴迫遷、最後清貨」的大字報，下角細字無力寫上「搬至後街，繼續為你服務」。生意難做，難在入不敷出，有些微落袋，已是萬幸，僱主聲稱與勞工共渡時艱，也只限於凍薪，斷無早糧花紅。從在職朋友口中聽及，公司精簡架構，事在必行，由五轉一，望以一個人的薪水換來五倍的工作效率，理所當然是斷不超時補水；這件機器操勞多機件壞，維修費也省過來，市面多少效能高的機器一直空置，任勞任怨的勞工，依依是手到拿來。

試想像，大街只剩下道道鐵幕，與連鎖超市便利店與台式茶店穿梭其中，這是怎樣的都市景觀？

人情寄生於物件之上，建築物與其形成的景觀往往是感情的居所，都市人沒多少能憑空想像感情。情人宣愛，要透過金錢換取更高的感情價值，再純潔無瑕的感情都逃不過物化的危機，生活走得太前，像這一代人被訓斥內心往不留人情味一點生存空間，享受過太豐盛的物質生活，慣以數字反映實力與幸福的社會形態，若要走回頭路，其實步步艱難，他們的菱角都被磨平了，情感的觸覺變鈍了，景觀緩緩變遷，人大多察覺不了。

雖有說從過去幾回保育運動間，我們感受到人們開始為居所被推倒，走路愁眉苦臉；從剛過去的公投運動中，我們感受到人們開始為公義消失於人間，生活索然無味，彷彿我們的感情與城市互相牽引，我們會為社會上無形的暴力振振有詞。但怎麼說這都是少數，一旁只皮膚之隔，都市的大多數依依大魚大肉，舒暢快活過日月，縱見自殺、暴力洩忿的事件愈見頻繁，但都市容貌依舊，由建築物而生的安穩，是顯而易見的心靈填補，慰藉了都市人的寂寞。他們要買的始終買到，要以物件傳遞的感情始終傳到，但社會走向崩潰的危機，卻意識不到，就如一般災難電影所描述，烏飛蟲遁，只人類後知後覺，未到天崩地裂之時，也不知文明隕落之日已到。

電影有術語「麥高芬」，則有助推展劇情的人、物與事，大多見缺於本地的電影或電視，要觀眾憑空重構情感，往往吃力不討好。近有電影以血作麥高芬，受不了的人——他們大多是教育家——皆說過於血腥暴力，似是以血嘩眾取寵，要推展劇情，其實有別的方法。這不就是把想法、意念與創意限制於框架內的結論嗎？當下不少藝術產物往往是市場導向、側重技巧、簡單複雜化，以大量的雕琢與可有可無的訊息，試圖

去填補作品內在的空虛，以為人觸覺遲鈍，不會察覺，根本違背了藝術追求簡潔之美的原意，就如這裡的文字，連基本的傳訊也辦不到。

過去電影一般以建築物為「麥高芬」，其實與歷來政府興建偉大的政治核心建築、紀念碑與博物館無異，皆以勾勒出人類自卑的感覺，震懾他們乖乖地當個好公民為目標。這文化政策的目標，也是電影一般發揮到的效果。其中《天空之城》於我心留下了最深刻的文明創傷，她其中人類對天空的恐懼與挑戰的描述，至後來以超高度文明的衰落去震懾人類，從文明隕落的悲傷中告誡人類過度發展的後果，由天空、飛行石、機械人到浮於空中的大樹型都市，其實象徵意義深刻之餘，又連結到人對「麥高芬」的預期反應；感情物化，始終較易尋覓共鳴，但要到天崩地裂一刻，我們才意識到嗎？

誠然，這種元素也限制了創意，但有法可依，總優於無章亂描。說《歲月神偷》用了麼？不可說無，不過用不得其所，至少於我心只見街景，不見其與人情連絡的象徵意義，更不見人情。中村雅也的《東京鐵塔：老媽和我，有時，還有老爸》與山崎貴的《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》都以東京鐵塔為其抒情的重要物件，與木村拓哉本身是一個對時代追憶的象徵一樣，是一代人的回憶與夢想。造物，本身是一個喚醒都市人的行為。

日本電影愛詠古是八九十年代的事，這年代與黃金的六十年代的分野可從電影入場的人數中看到，五八年高峰時期年入場近有十二億人次，至九零年只剩下一億多，消費市費萎縮之勢其實單從電影業也略見一二。

《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》描述的正正是五八年，就是東京鐵塔完工的一年。電影由她建到一半開始與人物角色同步平行發展，至終以黃昏與剛建成的鐵塔作圓滿的收結，旨在勾起黃金年代的人情與一代人對未來展望的寄語，與《東京鐵塔：老媽和我，有時，還有老爸》一樣，為子的雖都是上京人士，但對東京鐵塔沒半點依戀，反而老媽卻是望著東京鐵塔成長、看著日本由衰轉盛的一代，東京鐵塔於她有特別的意義，所以故事就變成為老一輩圓夢的發展，將新一代要修復關係的行動寄諸於登上東京鐵塔之上。試問當下，多少遊客會上鐵塔？或許新樹的建成，會吸引到部分人前往，但所象徵的意義根本大有差異，那分寄生在物件的感情，又會在新的鐵塔上找到嗎？已變成消費行為了。

這兩部電影的特點在於情感與建築物結合，而非單單描寫町人的生活與一條街，也非單單描寫母子的感情關係與一座塔，而是兩代人對建築物，兩個不同角度的詮釋。觀眾或許不解一座建築物有甚麼大不了，他們會更在意重現古物的特效如何。

當然看在當下，那種人情的描寫由關係、街道到走東京鐵塔，經濟能力演進了，但卻是人情上的退步，有感染力卻是人感情物化的轉捩點。一代日本島國情、武士道精神與嚴謹道德的滑落，到今天可謂盪然無存，要人間有情，難免走到詠古之路，然而表達方式卻是為了滿足現代人的退化的感觀，真諷刺。

除此，有一點不得不提，《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》對電影人別有一番意味。其片頭映出東寶舊標誌，效果有如在銀幕上再見邵氏。配合故事以五八年作起點，與對電視機續漸普及的描述，其實也是對電影黃金年代的追憶。如上述，入場人數由盛轉衰，其中的原因就是六四年的電視機普及，當然另外也由於幾家主要電影公司也只投資於大賣系列，又不斷翻拍舊作，人才流失之勢，走到今天，其實顯而易見。傳統的崩壞，或許就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反效果。

《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》巧合地描繪這個年代，又用上東寶的舊標誌，電影本身是一部分人推展生活的「麥高芬」，如我一些追憶八十年代的人，追憶這個行動本身是維持今天能繼續生活的必要元素。批評現代，勉強自己要落後於潮流，自成一角地享受於昔日的文本之間，一切一切都是不忍今天人間冷漠的控訴。

將至的都市景觀，感性的人都不忍看到，他們不願看到幻想走出頭顱，變成事實，可惜他們會預視到。當下都市人冷漠，遲鈍，把感情放載於文明的物象之上，卻不知文明隕落之期將至，而這正正是隕落的原因；我們關心身邊的事物嗎？

平成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水曜日。

午後七時二十分。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7749502/%e6%96%87%e6%98%8e%e9%9a%95%e8%90%bd/>